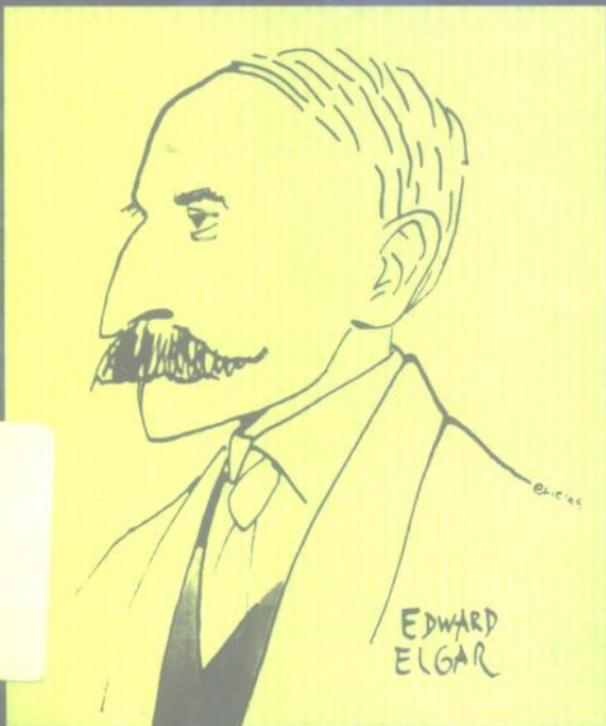


BBC Music Guides
音乐导读 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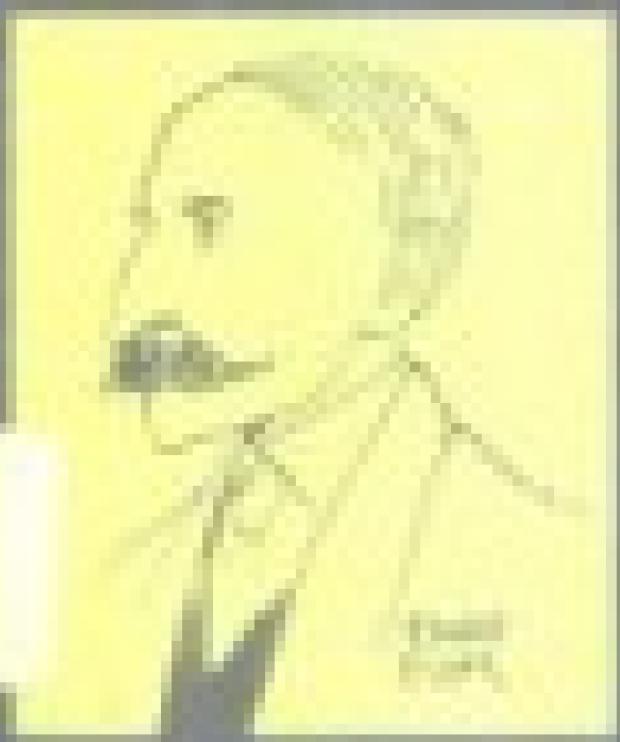
埃尔加 管弦乐

Michael Kennedy 著 刘红柱 译 花山文艺出版社 出版

Elgar Orchestral Music



花山



四
四





BBC 音乐导读 14

埃尔加 管弦乐

Elgar Orchestral Music

Michael Kennedy 著

刘 红 柱 译

花山文艺出版社

图字：03-98-006号

中文简体字版专有版权属花山文艺出版社。本书由英国 Omnibus Press, U. K. 和世界文物出版社安排博达著作权代理有限公司授权出版发行。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埃尔加：管弦乐 / (英) 肯尼迪 (Kennedy, M.) 著；刘红桂译。—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8
(BBC 音乐导读；第 14 册)
ISBN 7-80611-651-6

I. 埃… II. ①肯… ②刘… III. 埃尔加, E. (1857~1934)
-管弦乐-音乐欣赏 IV. J6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23923 号

BBC 音乐导读 14

埃尔加：管弦乐

Michael Kennedy 著 刘红桂译

责任编辑：张国岚

装帧设计：苇子

美术编辑：赵小明

责任校对：康董康

出版发行：花山文艺出版社(河北省石家庄市和平西路新文里 8 号)

印 刷：河北新华印刷一厂(保定市省印路 102 号)

经 销：新华书店

787×1092 毫米 1/32 4.125 印张 67 千字 1999 年 4 月第 1 版

199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定价：7.70 元

ISBN 7-80611-651-6/G · 45



目 录

- 5 导 言
- 11 风格与方法
- 27 “纯真的歌”
- 35 原创主题（谜语）变奏曲，Op.36
- 47 四首音诗
- 48 序曲，傅华萨，Op.19
- 49 序曲，安乐乡（伦敦城），Op.40
- 51 序曲，在南方（阿拉西奥），Op.50
- 54 法斯塔夫，带有两段 a 小调间奏曲的 c 小调交响练习曲
- 61 威仪堂堂进行曲，Op.39
- 69 弦乐音乐
- 75 协奏曲
- 89 交响曲
- 93 降 A 大调第一号交响曲，Op.55
- 99 降 E 大调第二号交响曲，Op.63



BBC 音乐导读 14

埃尔加 管弦乐

Elgar Orchestral Music

Michael Kennedy 著

刘 红 柱 译

花山文艺出版社
162259

162259

花山文艺出版社

图字：03-98-006号

中文简体字版专有版权属花山文艺出版社。本书由英国 Omnibus Press, U. K. 和世界文物出版社安排博达著作权代理有限公司授权出版发行。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埃尔加：管弦乐 / (英) 肯尼迪 (Kennedy, M.) 著；刘红柱译。—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8
(BBC 音乐导读；第 14 册)
ISBN 7-80611-651-6

I. 埃… II. ①肯… ②刘… III. 埃尔加, E. (1857~1934)
-管弦乐-音乐欣赏 IV. J6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23923 号

BBC 音乐导读 14

埃尔加：管弦乐

Michael Kennedy 著 刘红柱译

责任编辑：张国岚

装帧设计：苇子

美术编辑：赵小明

责任校对：康董康

出版发行：花山文艺出版社(河北省石家庄市和平西路新文里 8 号)

印 刷：河北新华印刷一厂(保定市省印路 102 号)

经 销：新华书店

787×1092 毫米 1/32 4.125 印张 67 千字 1999 年 4 月第 1 版

199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定价：7.70 元

ISBN 7-80611-651-6/G · 45



目 录

- 5 导 言
- 11 风格与方法
- 27 “纯真的歌”
- 35 原创主题（谜语）变奏曲，Op.36
- 47 四首音诗
- 48 序曲，傅华萨，Op.19
- 49 序曲，安乐乡（伦敦城），Op.40
- 51 序曲，在南方（阿拉西奥），Op.50
- 54 法斯塔夫，带有两段 a 小调间奏曲的 c 小调交响练习曲
- 61 威仪堂堂进行曲，Op.39
- 69 弦乐音乐
- 75 协奏曲
- 89 交响曲
- 93 降 A 大调第一号交响曲，Op.55
- 99 降 E 大调第二号交响曲，Op.63

导 言

埃尔加（Edward Elgar）对管弦乐团的精通是无可争议的，甚至在他暮年其音乐被认为是“过时”了的时候，他的诋毁者也总是承认他是伟大的管弦乐大师。更使我们感到甚至是奇迹的是，这种精通是通过口头传授和练习而自学达到的。他于 1875 年出生在伍斯特附近，父亲在那里经营一间音乐商店，靠钢琴调音、在教堂演奏管风琴、卖乐谱和教学为生，爱德华·埃尔加在音乐和乐器中长大。在他还很小的时候，里维尔·赛文（River Severn）就发现他“试图将芦笛的声音记下来”。他晚年时曾告诉一位朋友说，他总是“像其他人幻想英雄主义和冒险那样幻想音乐。他几乎可以用音乐的方式表现他脑海中出现的任何想法”。而这种对音乐的宝贵鉴赏力在家境良好的家庭可能使他受到某种学校的教育，甚至可能进入一所诸如莱比锡这样的外国音乐学院，但这种过程对家里七个孩子中排行老四的埃尔加来

说是不可能的，而他的父亲满脑子是生意，对此至少说是漫不经心的。虽然埃尔加似乎从未对他出身低下的“天命”和所需付出的努力给予宽恕，但他至少不必克服盛行在英国维多利亚中期中产阶级对于把艺术，特别是把音乐作为一种职业，甚至作为一种全心贯注的嗜好所执的偏见。他的父母热爱音乐和文学，认为孩子们想要演奏乐器和研究乐谱是天经地义的事。“三圣乐团音乐节”（Three Choirs Festival）是他青少年时期背景的一个主要特点，当地合唱协会和乐团形成了他生活形式的一个永久部分。因此，如果埃尔加想要研究莫扎特、亨德尔或贝多芬的乐谱，商店里就有，随手可得。有关对位、和声、作曲和配器的书也是如此。我们可以想像他像怀特曼（Whitman）《漂流大海》（SeaDrift）中的男孩一样，“时而隐约出现、时而没入海中、时而转移”。

这只是他自学的理论一面，更重要的是实践方面。埃尔加很小时就会演奏管风琴和钢琴，但他最喜欢的乐器是小提琴。他在大多数的伍斯特业余管弦乐团的演出中演奏，最终在“三圣乐团音乐节”的乐团中演奏第一小提琴。二十岁时，他用节省下来的钱到伦敦找阿道夫·波利策（Adolphe Pollitzer）上课，但当他意识到自己

没有足够的条件成为第一流的演奏家时，便放弃了这些课程。此后，他满足于留在乐团当一名演奏员，也在需要时担任指挥，经常应邀将瓦格纳或贝多芬的音乐改编成小型的乐器组合演奏的乐曲，有时也提供自己的一些作品。对他来说最有价值的经历，无疑是 1879 年被任命为伍斯特市和波维克贫民和精神病院乐队的指挥，为那里职工的娱乐活动举行音乐会。他从 1877 年起一直在乐队里演奏，同时也是木管五重奏组的一员（巴松管由埃尔加演奏，两支长笛，双簧管和单簧管）。他为精神病院乐队和五重奏组创作和改编音乐，在此过程中对每种乐器的性能、要求和奇特的地方都了如指掌，以至于在他的任何作品中从未为任何乐器写过不能演奏或曲解的部分。医院的职工显然对他创作的许多舞蹈性的方阵舞曲（quadrille）非常喜欢。由五首组成的《L'Assommoir》其中的第五首，在三十年后又被作为“野熊”（The Wild Bears）用在《少年的魔杖》（Wand of Youth）第二组曲中：

谱例 1

Wild Bears:
Presto

The musical score consists of a single staff of music. It starts with a treble clef, followed by a key signature of one sharp (F#). The time signature is 2/4. The tempo is marked 'Presto'. The dynamic is 'p' (pianissimo). The music itself is composed of sixteenth-note patterns. The first measure shows a sequence of eighth-note pairs. The second measure begins with a sixteenth note followed by a eighth-note pair. The third measure features a sixteenth-note pattern. The fourth measure contains a sixteenth-note pattern. The fifth measure shows a sixteenth-note pattern. The sixth measure concludes with a sixteenth note followed by a eighth-note pair.



那么，出生在一个天主教的乡村城市，没有受过任何科班教育，埃尔加如何成为一位与柏辽兹和柴科夫斯基并驾齐驱的配器大师呢？答案是通过阅读、研究其他人的乐谱、为业余的乐器组合创作音乐，是通过指挥、教学演奏并且修理、销售乐器（一定不要忘记他曾在乐器店工作过），当然还有其他。正像托斯卡尼尼所说：“作为一位作曲家所需要的一切就是一点点天才。”

“天才”一词不是轻易使用的，这无疑是一个要严格使用的词。字典上写道：“富于想像力的非凡的创造才能。”就埃尔加而言，我们必须不断在脑里想到的正是这种想像力的特征。对他的管弦乐作品的考察不能专门局限于乐谱上所写的音符与和声。尽管通过技术分析，人们可以将任何特殊乐句中的毒素分离出来，尽管音乐本身足以自成体系地被当做纯粹的音乐结构来研究和欣赏，但排除了音乐以外的线索和联想（无论是个人的或文字的），其重要性荡然无存。这种情况对埃尔加来说比其他作曲家更为突出，音乐是一种个人的表现，以致他对其“意义”的线索甚至在非标题作品中，也是

对理解其音乐的一种有价值的附属品，而不是像经常发生的那样是一种毫不相干或有意的误导。

的确，他在音乐中用一种林布兰特（Rembrandt）自画像的坦率方式生动地表现自己，他心理构成的鲜明划分都在他的管弦乐作品中勾画出来：愉快、充满生气、绝望、过分自信和河岸边的梦想。所有作品核心中的某个地方都是一个孤独、从不满足的人，他为了友谊所做的付出和努力奋斗得来的荣誉从未能克服他个性中的缺陷，而这可能使他在最后一刻谢绝一次晚宴，正像他对女主人所说：“你不会愿意你的餐桌被一个调琴师的儿子所玷污了。”这话是在1897年说的，此时他的声誉才刚刚开始。他在完成了两部杰作《谜语变奏曲》（Enigma Variations）和《杰隆修斯之梦》（The Dream of Gerontius）时仍可能说：“正像我对每件事和每个人的影响一样，总是有害的。”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他被授予爵位和国王音乐大师，成为英国音乐无可争议的人物时，他感伤地写给小男孩曼纽因（Menuhin）的父亲，请他考虑“把耶胡迪的巨大荣誉和地位与我联系在一起是不是一种冒险”。

他是一位真正的浪漫主义者，每个主题他都将他的艺术及生活，与自己的情感相联系。他对此承认说：

“我在梦想……对很久以前田园诗的一些美好记忆……我把它全部放在我的音乐中，而且还有更多的从来没有发生的事。”无论是可能实现的梦，一位理想中的女人，或是他在《法斯塔夫》中陷入醉意睡眠时的喜悦，抑或是朋友的爱犬在怀河游泳的情景，他全部都将其放入他的音乐之中。这正是埃尔加式的含意。

风格与方法

内维尔·卡杜斯 (Neville Cardus) 爵士在他的《作曲家的十一门徒》 (A Composer's Eleven) ① 中一篇回忆埃尔加的论文中写道：“他没有指出新的方向，如果他没有创作过一个音符，今天也就不会有从音乐语汇和句法重要演变过程中失去的环节。”当然，对勃拉姆斯同样也可以这样说：没有什么理由为什么一位作曲家一定是一位先锋，但埃尔加对“音乐语言”的使用，正像他所发现的，是常常如此的新颖和具有独创性，就像他沿着一条新路在探险，可是没有继承者，因为他的风格和方法是非常个人化的，对这些方法花一点时间进行探讨是很值得的，用“埃尔加式”这个形容词来描述这些方法，足以使他们清晰地呈现在我们脑海中。

首先，哪位作曲家对他产生了影响（因为没有作曲

① 柯林斯 (Collins)，1958 年。

家完全不被其他人影响)？我们知道早期英国作曲家除了珀塞尔（Purcell）外对他都没有用，在伯明翰的讲课中他称珀塞尔为“我们最伟大的人”，伯德（Byrd）、威尔克斯（Weelkes）、塔利斯（Tallis）和道兰德（Dowland）对埃尔加来说是“博物馆的东西”，但亨德尔就不同了。赫伯特·霍威尔斯（Herbert Howells）问他弦乐写作力度和共鸣的秘诀时，他回答：“在亨德尔的音乐中会找到答案的——我多年前就曾找他求助。”我猜想他找的是大协奏曲，因为在那可以清楚地听到埃尔加的“贵族”风格的成分和有节制的亲切感，经常与其形成对比。“舒曼——我的楷模”，他在1883年写道。在《d小调交响曲》和《曼弗雷德》（Manfred）的音乐中有埃尔加式的先声。他也非常崇敬德沃夏克，似乎从他那里学到了很多用木管音色的斑斓来加强乐句的特征。勃拉姆斯的影响在室内乐比在管弦乐作品中更为明显，特别是钢琴五重奏，但勃拉姆斯的《第三号交响曲》（埃尔加有保留地喜爱并曾指挥过，在1905年曾对此进行了一次很富有洞察力的讲课）在谜一般的气氛方面是埃尔加式的（也许因此而吸引他），此曲主题的关系密切，这也正是埃尔加处理交响曲形式最显著的特点。在埃尔加的《第一号交响曲》终乐章中有部分采用模仿手法加